

# Research on the Eurasian Stepp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Animal Style Artistic Decoration of the Majiayuan Cemetery in Gansu

Li SUN<sup>1</sup> Yang ZHAO<sup>2</sup>

<sup>1</sup>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00, China

<sup>2</sup> Woosuk University, Jeonju 55338, Korea

## ABSTRACT

**[Background]**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 style" metal ornaments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the aristocratic cemetery of the Xirong in Majiayuan, Gansu Province. The imagery style of these artistic ornaments bears a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Eurasian Steppe culture, holding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prehistoric Silk Road and ancien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gold ornaments of animal style in the Majiayuan cemetery,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ir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Through the study of images, it seeks to reve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rtistic integration across prehistoric Eurasia. **[Method]** The study employs imag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with historical literature to classify and analyze the animal-style decorative items in the Majiayuan cemetery,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he depiction of large-horned sheep and solitary predators in animal bite plaques and chariot decorations, to explore their stylistic features and cultural value. **[Resul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nimal-style metal ornaments in the Majiayuan Cemetery exhibit unique artistic forms and technique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Scythian nomadic culture, especially that of the Pazyryk culture. **[Conclusion]**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jiayuan cemetery reveal an early nomadic luxurious and stunning artistic style and inclusive cultural traits, formed through the strong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with exotic cultures of the XiRong people. It explains the clos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China and Eurasian steppe nomadic peoples in prehistory.

## Keywords

Majiayuan; Animal Style; Eurasian Steppe; Artistic Style

Received: 15 Mar. 2024

Reviewed: 25 Mar. 2024

Accepted: 31 Mar. 2024

## Funding

Shaanxi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pe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Research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Shaanxi Folk Culture Based on China-Korea Folk Culture Research (Project No. 23JK0014)

DOI: 10.23112/jgas24033102

Editor: Chenglong SUI

Layout Editor: Jiali WANG

## Corresponding autor

Li SUN

ORCID:0009-0009-6704-110X

sl543089045@gmail.com

# 甘肃马家塬墓葬动物风格艺术装饰的欧亚草原文化元素研究

孙立<sup>1</sup> 赵阳<sup>2</sup>

<sup>1</sup> 宝鸡文理学院, 宝鸡 721000, 中国

<sup>2</sup> 又石大学, 全州 55338, 韩国

## 摘要

**【背景】**甘肃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出土了大量“动物风格”金属饰品, 这些艺术饰品的图像风格具有浓厚的欧亚草原文化风格, 对研究史前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马家塬墓葬中的动物风格的黄金饰品, 重点分析其文化和艺术价值。通过对图像的研究, 揭示史前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艺术融合。**【方法】**研究采用图像分析和历史文献比对, 对马家塬墓葬中动物风格装饰品进行分类和艺术风格分析, 特别关注动物噬咬饰牌与车马装饰中的大角羊与单体猛兽, 重点探讨它们的风格特征和文化价值。**【结果】**结果显示, 马家塬墓葬中的动物风格金属饰片中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造型与手法, 这与斯基泰游牧文化尤其是巴泽雷克的影响密切相关。**【结论】**研究表明, 马家塬墓葬揭示了西戎人强烈地表现出与异域、异族文化碰撞交融而形成的早期游牧民族奢华、惊艳的艺术风格及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 解释了中国北方地区在史前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密切的文化交往。

## Keywords

马家塬; 动物风格; 欧亚草原; 艺术风格

Received: 15 Mar. 2024

Reviewed: 25 Mar. 2024

Accepted: 31 Mar. 2024

## Funding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学研究; 基于中韩民俗文化调研下陕西民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项目编号: 23JK0014)

DOI: 10.23112/jgas24033102

Editor: Chenglong SUI

Layout Editor: Jiali WANG

## Corresponding autor

孙立

ORCID:0009-0009-6704-110X

sl543089045@gmail.com

## 1 前言

河西走廊东段的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位于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西北。先秦时期，甘肃东部是戎狄与秦人杂居的地区。马家塬地区西连河西走廊，东接宝鸡，北临固原，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既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地带也是分野地带。这种特殊性正如普拉特所描述的“接触区” (Pratt, M.L., 1992) 或作为弗格森和怀特黑德提出的“部落区”。这种空间的本质被视为高度渗透性的，因为物质环境、社会互动的模式和结构化的思维方式经常被重新塑造成地区和时间独特的东西 (Griffen, W. B., 1993)。甘肃马家塬地区地处萨彦—阿尔泰与中国中原两大发达文明之间，墓葬物品的多样化和风格的混合，是辨析“模糊的空间”中这种跨文化重建和渗透过程的重要案例。这也可以印证 David Christian 提出的观点：欧亚内陆的社会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南部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前沿地带，亦即住在中国北部的“从事农业的野蛮人”（草原民族）(Christian, D., 1998)。

在马家塬出土的成千上万的陪葬物品中，金银饰品的动物风格图像符号是马家塬墓葬鲜明的视觉特征之一。华丽的动物风格装饰：行进、伫立状的大角羊、虎、狼、鹿形金银饰片以及动物噬咬和缠绕纹样分别装饰在车舆和墓主人的身体上。马家塬墓葬独特的器物和艺术造型，彰显了浓厚的欧亚草原游牧文化气息。

## 2 动物噬咬图像造型

马家塬墓葬的腰带和带钩上的动物噬咬母题图像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动物噬咬主题与北方草原和斯基泰文化产生了许多呼应和

共鸣。动物战斗的主题，源自西亚早期的传统，随着主题向东传播，西亚的狮子和美洲豹被东亚的虎和狼等所取代。这些场景很可能体现了古代游牧民族所看到的世界秩序的规则，以及通过死亡和转世而重生的结合概念。

### 2.1 后肢翻转的动物搏斗主题

在马家塬出土的金银腰带饰中，M14 墓葬中出土的一套虎噬羊金带饰（图 1-2）最引人注目。虎前足踩一羊，叼住向后翻卷的羊头，后足踩另一羊，羊蜷曲侧卧，呈挣扎状。两只羊后半身 180 度翻转向上。虎尾上卷至中背处与后卷的鬃毛相对，尾梢和鬃毛末梢均呈鸟形，鸟首背对。M15、M20、M16 也出土了相似的猛兽噬羊带饰（图 3-5）。

在这些腰带饰上有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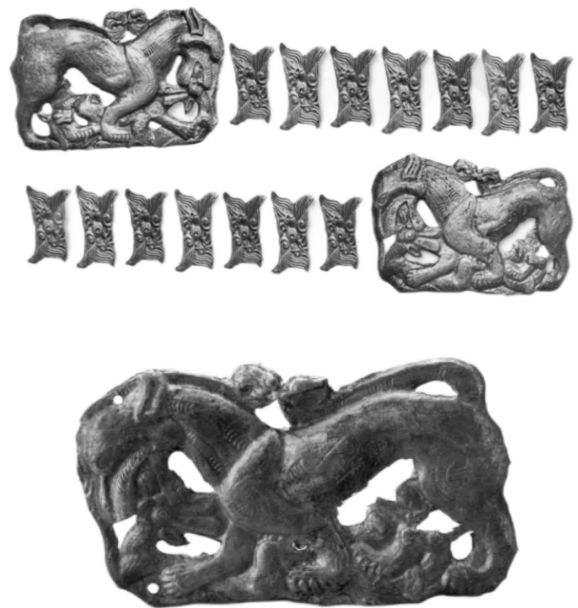


图 1-2 虎噬鹿纹金腰带饰一组十七件，马家塬 M14 出土。图片来源：柳 (2021), fig.1-2.



图3 虎噬羊带饰 2 件, M15 出土



图4 虎噬羊纹金腰带饰, M20 出土



图5 虎噬羊纹金带饰, M16 出土

图片来源:图 3-5 来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4),p.38、45、46.

金银饰牌是典型的草原“动物噬咬”风格;第二,狮、虎、狼的造型颇为独特,长尾上卷,沿着起伏的脊背直到颈和腰分界处,以一个弯钩状的“鸟头”结尾。从猛兽的头顶沿着颈部鬃毛而下在末端回弯成“鸟头”,和尾形的“鸟头”相接并反向对称。这两个“鸟头”拥有巨喙和明显的耳朵特征;第三,老虎三足着地,足部呈现四爪刻痕,前爪前伸,羊(鹿)后半身翻转,后

蹄上翻呈挣扎状。双方从构图上差异较大。

上述饰牌最基本的元素,即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图式,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已经在阿尔泰地区流行。Sergell I.Rudenko 认为动物搏斗主题“虽然最早的图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但似乎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南部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后来又远传到东方。无论如何,这种图案是阿尔泰地区的特征”(Sergell I. Rudenko,1970)。马家塬墓葬噬咬主题饰牌中食草动物头部后仰和后肢翻转是典型的特征。将动物的后半身扭转朝上是苏美尔人一个非常古老的图案。在彼得大帝的金器收藏中可以看到动物回首或者后肢180度翻转的扭曲造型(图6)。扭曲的S型艺术形式在斯基泰动物形态中是普遍的,是“激烈”、“动感”的代名词,在动物噬咬中尤其生动。大量的动物噬咬风格装饰件中可以看到猛兽(捕食者)撕咬食草动物的图像,构图中食草动物扭曲的身形在展现激烈的抗争。巴泽雷克1号墓出土的格里芬噬羊的马鞍饰图案(图7)是一个经典的代表,带翼鹫型格里芬咬住大角羊的角部,大角羊以一种跃起的姿态回首,后蹄180度向后翻转进行抗争。

阿尔泰地区动物相搏主题常常以两种不同



图6 动物战斗场景皮带扣,4-3 BC,西伯利亚的彼得大帝收藏

图片来源: Andreeva, P. ,2022,fig.1,p5.



图7 格里芬噬咬大角羊马鞍装饰，来自巴泽雷克库尔干1号墓  
图片来源 :Cunliffe, B.(2019),fig.9.4.

的场景表现，一种是激烈的：两个动物以极度扭曲的身形互相噬咬，构图中猛兽与食草动物的身形相似，势均力敌；另一种以相较平和的画面呈现，在这样的构图中猛兽的立姿闲散，很少有打斗，掠食场面仅以其口触碰或衔着猎物头部来表示。艺术家通常采纳这种构图形式来表现掠食者和被袭击者处于极度悬殊的情况。很显然，这样的构图方式是马家塬墓葬 M14、M15、M20 腰带饰为代表的金饰牌所呈现的。从构图上和表现上来看：马家塬食草动物表现出更多的是被“猎杀”和“噬咬”。Petya Andreeva 批判了把所有动物捕食主题都解释为“动物战斗”的做法，认为有些动物风格的图像艺术“超越了‘动物战斗’的叙事”，并将其描述为“动物形态的纠缠”（Andreeva, P., 2022）。在马家塬，有些“战斗”是象征性的，甚至是抽象的。这里的动物形象明显是抽象和程式化了的，甚至不会让人联想到动物战斗中的“激烈”与“搏斗”等关键词。冈布里希把这种动物风格中不同的形态变化与工匠所寻求的“秩序感”相连。（Gombrich, E. H., 2004）很显然，这种“秩序感”是超过自然属性表现的“意识形态”产物。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显示了马家塬动物风格与阿尔泰甚至更远地区的联系。M16 金带



图8 马家塬 M16 出土的金带钩  
图片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 (2014),p.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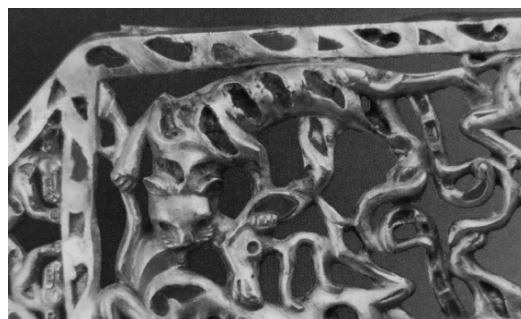


图9 马家塬 M16 出土的金带钩的局部放大



图10 巴泽雷克1号墓出土马鞍饰（皮革）  
图片来源 :Sergell I.Rudenko(1970),p.173.

钩（图8）出现了马家塬很少的图像特征：猛兽如“猛虎俯冲”的姿态咬住食草动物的脖颈（图9）。不同于其他的猛兽的侧面展示视角，这个猛虎少见的采取了正面的视角，这种猛兽的造型与巴泽雷克出土的皮革剪裁成的虎噬鹿相似（图10），以正面的角度来呈现动物的头部是斯基泰艺术的一种流行喜好，尤其是在马具中甚至成了常用的惯例。

## 2.2 动物神性转化与“鸟首”图像

马家塬动物饰牌的尾部和鬣部出现了独特的艺术形态：尾部上卷和鬣部顺着脑后直至肩背部上方以带耳朵的“鸟首”做结，在脊背上反向卷曲成对称的构图。这种带饰的样式首先与甘宁地区出土的青铜动物纹带饰有很强的相似性。宁夏彭阳县白杨林村出土的一件战国晚期青铜狼噬鹿带饰（图 11），在狼颈背处出现的写实型“鸟首”有巨大的喙呈弯钩状。在宁夏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的一件青铜虎噬鹿腰饰牌（图 12），可以看到整体的造型与马家塬的动物饰牌基本一致。尤其是老虎身体的重环纹，都是细线篆刻而成，背部同样带耳朵的“鸟首”，整体造型可能出自同一个作坊。不同的是在陈阳川村出土的虎兽脚下后半部分出现的是缠绕的蛇纹。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虎噬鹿带饰（图 13），该青铜带饰整体造型与上述青铜噬咬饰牌相一致，尤其是兽首的耳朵造型与马家塬 M14 墓葬中出土的虎耳一模一样。同时一套出土的 15 件“对鸟”配饰件的造型也马家塬 M14 墓葬的“对鸟”饰片风格一致。

上述饰牌图像中鬣和尾以一种带耳朵的“鸟首”做结，其中所蕴含的神秘意味与特定地域族群的宗教信仰有关（柳,2021）。带“鸟



图 11 狼噬鹿带饰，青铜，战国晚期，宁夏彭阳县白杨林村出土  
图片来源:Boardman, J.(2010),Plate38,fig.274.



图 12 虎噬鹿腰饰，青铜，战国晚期，宁夏西吉县陈阳川村出土  
图片来源:Boardman J.(2010),Plate36,fig.260.



图 13 狼噬鹿纹镀锡铜腰带饰，一组十六件，战国晚期(4BC)，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图片来源:Boardman J.(2010),Plate 35,fig.259.

首”的猛兽袭击食草动物饰牌，其造型源自欧亚草原游牧人的动物艺术传统，这种“鸟首”与格里芬神兽密切相关，格里芬和其他动物的奇幻结合与神性转换是“斯基泰—动物风格”重要的图像特征，通常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信仰体系，如萨满教或美索不达米亚宗教（Barnhart, Lauren J.,2022）。日本学者八木·聪在整理北方系骑马民族独有的鸟头与鹿兽相结合的“空想动物”的类别时也同时把上述来自马家塬、白杨林村、陈阳川村的图像样态作为一类，和来自阿尔泰巴泽雷克墓主人身上的刺青纹样（图 14）中背部带“鸟首”的虎形兽视为一大类，认为这种图像在公元前 4 世纪末到前 3 世纪初从草原地带西部传到阿勒泰地区，后来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国内流传（八木·聪,2020）。马家塬 M14 带饰虎背上所见的“鸟首”可能来源于斯基泰和巴泽雷克文化，这进一步体现了

来自欧亚草原文化中传统的格里芬神性转变，指向游牧文化信仰在马家塬文化中的演变。

在中国北方与游牧文化区接壤的马家塬墓葬中，“鸟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动物噬咬”的黄金腰带饰牌的尾部和颈部出现的格里芬“鸟首”，此种“鸟首”具有一定的写实性，能够看到巨大的鸟喙和尖耳。把“鸟首”安置在其他动物身上形成“神性转化”，这种传统习惯指向了阿尔泰-斯基泰的艺术风格。另一种图像是“鸟首”的进一步抽象：在“佇立行进”的有角神兽和猛兽身上出现的卷曲弯钩型装饰符号。

### 3 有角“神兽”与单体猛兽图像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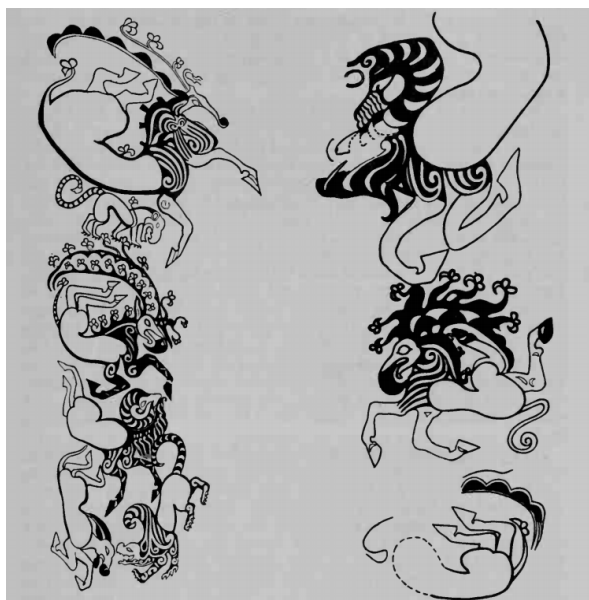


图 14 巴泽雷克 2 号墓墓主胳膊纹身  
图片来源 :Sergell I.  
Rudenko(1970),p.111,fig.53-54.

### 3.1 食草有角神兽主题：大角羊与鹿

除了动物噬咬，马家塬出土的动物装饰还有食草有角神兽：大角羊与鹿。以二维剪纸的形态呈现在 M3、M4、M7、M16 等车厢侧板上的金、银箔与青铜大角羊、鹿饰片造型（图 15）延续了欧亚草原的神兽信仰。不管是大角羊还是鹿，在马家塬墓葬中趋向相对统一的视觉特征：佇立行进的姿态；大角羊羊角以 8-11 瓣花边状向后弯曲，长度夸张，同样的还有鹿角，甚至与身体等长；羊、鹿角末梢处蜷曲（向上或者向下）结构，呈 S 型；普遍在颈背部有突出的钩状蜷曲，呈 C 型。

阿尔泰艺术中，“角”形符号是频繁出现的。以大角羊、驯鹿为代表的动物艺术是广袤的欧亚草原上重要的表现符号。“角被当成生命之树”





图 15 马家塬出土的大角羊、鹿与盘羊饰片  
图片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4).

预示再生，沟通着上天与人间。这一点在萨满的仪式中可以得到信仰论证。这是一个对应于“天—地—人”的三元模式，沟通天地的是萨满及其动物精灵，萨满控制了动物纹样实际上就占有了这些动物本身。作为生与死的力量来源，鹿是斯基泰人和萨尔马提亚人信仰体系的核心。得益于西伯利亚的冻土层，在斯基泰的墓葬中保留了大量的陪葬器物。有的是自然写实的真实鹿首或者羊首的金属、骨雕制品，有的是带有神性的转化符号，画在或者刻在皮革、丝织品甚至是皮肤的纹身上，这些大角符号被嫁接到别的动物或者人身上，充满着神圣的信仰力量。在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墓地中出现了带着驯鹿面具的马匹（图 16），另一个类似的动物转化是带着野山羊大角的马匹（图 17）。马的有角神化，使其获得了鹿（或者是野山羊）的属性和它的再生能力，马象征性地变成了一

只鹿或者大角羊，作为死者进入来世的向导和坐骑 (Rubinson, K. S., & Linduff, K. M., 2023)。

这种对有角神兽的信仰崇拜是欧亚大陆草原部落的习惯与传承，向东同样影响了中国的北方地区。马家塬墓葬中出现的大角羊、鹿是欧亚草原文化影响下的最直接证据。虽然马家塬的大角羊在材质、形态和艺术风格上与传统的草原有角神兽有不同，有所弱化，但艺术创作中对神兽的信仰传统依然存在，在角尖部、尾部末端以及后颈部普遍存在的 C 型弯钩暗示了草原“动物风格”艺术的神性转化。

### 3.2 单体猛兽主题：虎、狼

除了大角羊和鹿，狮、虎和狼等单体猛兽



图 16 巴泽雷克 1 号墓地鹿角马头饰  
图片来源：Cunliffe, B.(2019),fig.10.1.



图 17 斯基泰带着大角头饰的马  
图片来源：Ochir-Goryaeva, M. (2020),fig.5.

构成了另一个图景。对大角羊向上卷曲和尾部末端的 S 型风格强调，也反映在猛兽老虎、狼的鬃毛和尾巴的处理中。马家塬 M3 出土的金虎车舆饰（图 18-1）以薄金片剪切成型，其艺术造型是马家塬动物车舆饰片的代表。这件金虎饰片四足着地呈行走状，张嘴，杏叶状尖耳，身体篆刻平滑的细线，鬃毛末梢卷曲成弯钩状，尾上卷于背部，末梢亦呈弯钩状，与前者反向相接，组成了一种特殊的构图。

马家塬出土的大部分狮虎狼猛兽都在努力创造一种卷曲的纹样特征：老虎卷曲的鬃毛（图 18-1）、狼的耳朵夸张的延长卷曲呈 S

型，与尾部在背部相接（图 18-2）、猛兽尾部上卷或者下卷至腹下（图 18-6）等。这种证据在 M4 出土的一件虎（狼）纹金带饰（图 18-3）中体现的更明显，边框内虎（狼）呈行走状，尾翻卷至背上方。在腹部下方伸出 C 型钩状纹饰，前足、后足交叉空内均出现 C 型钩状纹饰。这种类似的艺术处理手法在大角羊（图 15）中均有体现。这虽然保留了一定的自然属性，但大量的 S 型和 C 型造型明显暗示了这是被艺术化的赋予了一种神性的转变。

### 3.3 有角“神兽”与单体猛兽图像特征

#### 3.3.1 旋涡纹与翅膀想象

马家塬 M14 出土的狼形鍍银铁车轡饰（图 18-5）中身上装饰着更原始的纹样：前肢和后臀用旋涡纹表现肌肉，四肢上有两、三道尖状弧线纹。在 M1 出土的狼型饰片（图 18-6）身上同样可现镂空卷云纹、弧线纹和旋涡纹。这种旋涡纹与弧线纹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早期萨尔马提亚人的菲利波夫卡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金鹿（图 19）和纳林高兔出土的神兽（图 20）。金鹿身体上的旋涡纹与马家塬的狼饰片身上的图案纹样很相似。学者认为这种鹿形兽角部末端的“鸟首”和身体上旋涡图案预示了“飞翔”的功能。“肩膀的鸟尖鹿角和和臀部翅膀状图案表明了它们的飞行能力”(Barnhart, Lauren J.,2022)。它的象征能力可以飞行和引导死者到地下世界。虽然鹿是地球上的，但这种旋涡纹描述为翅膀的抽象简化，象征着斯基泰人的天空信仰。

有意思的是在韩国武宁王陵中出土的镇墓兽（图 21）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翅膀状卷曲纹样，再加上其头上的角状物，不难



图 18 马家塬出土的单体猛兽饰片  
图片来源：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21）。

想象这件镇墓兽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关联。

### 3.3.2 “S”造型“C”型弯钩与神性衰弱

马家塬墓葬中出土单体动物饰片体现了一



图 19 菲利波夫卡出土带旋涡纹的金鹿  
图片来源:Boardman J.(2010), Plate33.fig.24.



图 20 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鹿形格里芬  
图片来源:Bunker, E. C., Watt, J. C. Y., & Sun, Z.(2002), p.27,fig.36.



图 21 武宁王陵中出土的镇墓兽, 523CE (笔者摄)

种较为统一的纹样风格: 尾部上卷至后背中部以回钩结尾, 与此同时背上的鬣毛也如卷尾一般, 两者形成反向的“S”形对称构图。大量的 S 型造型并不是自然流线的简单组合, 而是刻意的创造。虽然尾未刻画出“鸟头”的细节, 但其确有“鸟头”的形状, 颈背部处突然出现的 C 型弯钩可能和上述金饰一样, 在设计兽尾和鬣毛时有共同的图像源头, 或者说是“鸟首”的简化形式。官方的报告中解释 M3 的大角羊上的 C 型弯钩为: “颈部和背前部的毛向前弯曲成鸟喙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4), 当然这个“鸟首”也可以进一步理解是“格里芬”的头部。在巴泽雷克 2 号墓主人右臂的纹身上有一只行进的变形虎饰 (图 22), 背颈和尾部末端出现的抽象符号被认为是带喙“鸟首”的形象。这种艺术创作风格很有可能是马家塬虎形兽和大角羊背部 S 型相接和 C 型弯钩的艺术来源。

阿尔泰 Ak-Alakha 墓地出土毛毡上的大角羊 (图 23) 与阿尔泰拜勒尔墓地出土马鞍上的大角羊 (图 24) 都在背颈生出了 C 型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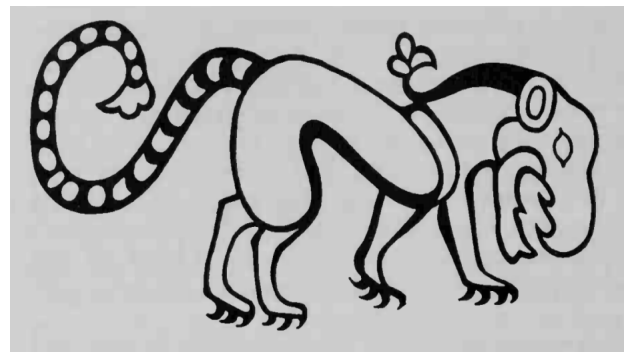


图 22 巴泽雷克墓主人纹身  
图片来源:Sergell I. Rudenko(1970),p.260,fig.126.



图 22 巴泽雷克墓主人纹身  
图片来源 :Sergell I. Rudenko(1970),p.260,fig.126.



图 24 拜勒尔出土的马鞍饰  
图片 23-24 来源 : 杨建华 (2016),p.442,fig.5-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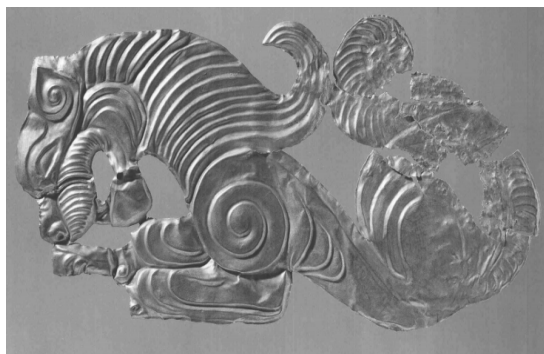


图 25 新疆阿拉沟 30 号墓出土狮子纹金箔饰件  
图片来源 :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 (2002),p.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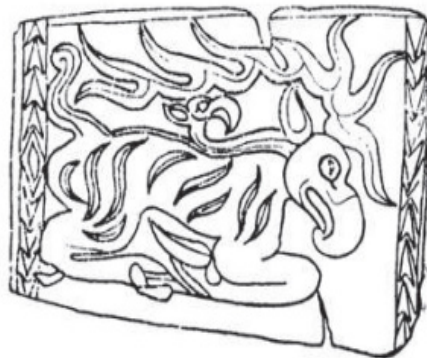


图 26 内蒙古西沟畔遗址出土  
图片来源 : 郭素新、田广金 (1980),p2,fig.3.3-4.

钩。尤其是 Ak-Alakha 墓地的大角羊饰，大角弯曲与背部 C 型弯钩相接的造型与马家塬的大角羊饰基本一样。类似的艺术造型在新疆托克逊阿拉沟 30 号墓出土狮子纹金箔饰件（图 25）也有出现，鬃毛延伸呈 C 型与翻转的后半身的尾部相接，组成双 C 的形状。脖颈处长出“鸟首”的艺术形态在内蒙古西沟畔遗址出土的两件鸟首异形兽饰品（图 26）上更加明显，其中一件明显的描述出“鸟首”的鸟喙、眼睛与耳朵（图 26-1），有很强的写实性，这显然是猛兽格里芬的变形。西沟畔的艺术风格很可能与巴泽雷克也有密切的关联，进而向东影响到马家塬。从图像学和肖像学上进一步观察，马家塬墓葬中所见的动物风格艺术装饰主要的文化渊源应该与阿尔泰地区时代同时或稍早的巴泽雷克文化有密切的关联。

如果进一步追溯这种“鸟首”与格里芬的关系，在巴泽雷克墓葬中可以找到答案。在巴泽雷克出土的众多木雕中格里芬突出的喙嘴已经



图 27 巴泽雷克 2 号墓出土木雕格里芬饰件 (5BC), 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  
图片来源: Piggott, S. (1977), fig. 108

演变成了一个单独的抽象化符号 (图 27)。这种抽象的程式化变化让格里芬不再是凶猛的噬咬者和高高在上的信仰统治形象，而是在简化过程中留下一种符号印记，这进一步演变成包括马家塬墓葬等动物造型中的抽象表现。从马家塬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带饰的艺术特征来看，构图中出现的虎噬羊 (鹿) 的元素是中国北方草原虎噬食草动物青铜浮雕带饰的设计形式，巨喙“鸟首”元素指向了巴泽雷克文化中简化的格里芬形象，显然是一种混合的艺术形态。这是格里芬东传的痕迹，同时也是草原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相互融合的印记。

但马家塬墓葬中动物风格的艺术形态有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动感”的消失；第二，动物风格的艺术表现全部在装饰品与装饰纹样中；第三，更加程式化和抽象化。这种艺术形态的演变体现了游牧文化的内涵在马家塬墓葬中的衰弱。马家塬及其周边文化区中常见的以鸞首格里芬作为带饰或金银饰品中的附属装饰，虽然还能看出格里芬的影子，但很多已经

演变为图案化的装饰形式，明显淡化了格里芬的神圣信仰。这种信仰由西渐东传播过程中衰弱的十分明显，马家塬动物饰片上的“鸟首”或者 C 型弯钩 (格里芬) 并非传统草原文化中格里芬的神性转化，已经失去了将动物“格里芬化”的神圣感。这种变化暗含了草原动物纹样经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后，由于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渐进式变化，功能性逐渐消失，而代之以非功能性的实用工艺性 (田、郭，1986)。从动物纹样的功能性到装饰性的角色转换，表明草原金银铜器无论是形制还是纹样都逐渐进入了生活审美领域的实用工艺阶段。

### 3.3.3 四足佇立与并排行进

马家塬墓葬中单体动物饰片大多数被放置在车舆的侧板，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关系：他们相互独立，四足佇立，以行走状，依次排列。这种四足着地的行进动物风格与巴泽雷克出土的形象十分相似。在巴沙德勒 (Bashadar) 2 号墓地发现的公元前 6 世纪の木椁侧面 (图 28) 的浮雕上有一排四只老虎，在画面的最左侧是一组虎噬鹿的图像，其余三只老虎独立依次行进。巴泽雷克 5 号墓衣服饰图案 (图 29) 中也可以看到独立行走的动物形象。这种佇立行进的动物表现手法和以往的动物搏斗有所不同，更加偏向装饰化的风格可能是草原部落社会结构化变化的一种结果。

马家塬中大角羊、虎、狼相互独立存在，没有表现出撕咬或吞食的动物装饰风格，呈现出了一种动物风格的衍变：失去激烈、动态的“捕食感”。从激烈缠斗的动物信仰到独立并行的装饰化饰片，这是斯基泰动物风格在从阿尔泰山脉东传的过程中影响力的下降的标志。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草原文化在马家塬

当地的本土化适应，这种适应来自于马家塬西戎土著文化的保存与抗争，也来自于“秦霸西戎”之后秦文化、中原文化的渗透与同化。

### 3.3.4剪影风格

马家塬墓葬出土的动物装饰片大多是锤揲



图 28 阿尔泰巴沙德勒 (Bashadar) 2 号墓出土木椁侧板  
图片来源 :Sergell I. Rudenko(1970),p.268,fig.136.



图 29 巴泽雷克 5 号墓衣服饰图案  
图片来源 :Sergell I. Rudenko(1970),p.298,fig.140.

成型的剪影风格。整体来看，更多的呈现出“平面化”、“剪影化”和“图案化”，以“方便”附着于马车或者墓主人身体上。剪影的艺术样态能够追溯到阿尔泰及邻近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动物表现艺术，并且剪影动物是巴泽雷克文化特有的图像特征 (Sergei I. Rudenko,1970)。出自图埃赫塔 (Tuekta Barrow) 1 号墓的带鹿角虎型皮革马饰 (图 30) 轮廓以粗线条剪切出身躯，再剪切出镂空的水滴纹、逗号形纹和三角纹，和前举马家塬 M16 所出土金羊 (图 15-6) 和金虎 (图 18-4) 非常相像。尤其是金虎饰四肢上的三角形镂空纹样与图埃赫塔 1 号墓的带鹿角虎型一致。巴泽雷克 2 号墓中马鞍的狮鹫噬羊 (图 31) 图案中下方的大角羊身体上的逗号纹也在马家塬

M16 的金虎身上出现，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这表明了马家塬出土金银饰所具有的剪纸艺术特征最有可能来自巴泽雷克文化。从目前考古发现获得的资料看，在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山字纹铜镜及其中中国产的丝织品和凤鸟纹刺绣显然表明了阿尔泰地区同中国在战国晚期已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相互往来。西戎人在同中亚、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互动中，借鉴巴泽雷克文化因素，并吸收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规整的图案设计之美进行再创造，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装饰艺术风格。

## 4 结语



图 30 图埃赫塔 1 号墓 (Tuekta Barrow) 出土带鹿角虎形皮革马饰，6BC  
图片来源 :Sergell I. Rudenko(1970),p.270,fig.137.



图 31 巴泽雷克 2 号墓中马鞍的狮鹫噬羊图案  
图片来源 :Sergell I. Rudenko(1970),pl.169.

动物风格可能是古代游牧社会社会政治结构转变中关键时刻的一个指标，是草原文化演变的标志。马家塬“动物风格”的转变可能表明了古代游牧艺术结束的开始和它的根本转变。这种“秩序化”的装饰图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处在中国北方边缘地带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影响的华丽绝唱。这种“绝唱”也是中国北方地带逐渐“华夏化”的一种印证。

## 参考文献

- Andreeva, P. (2022). Re-Making animal bodies in the arts of early China and North Asia: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eppe. *Early China*, 45, 413 – 465. DOI:10.1017/eac.2022.7.
- Boardman J.(2010).The Relief Plaques of Eastern Eurasia and China:The “Ordos Bronzes”, Peter the Great’s Treasure and their kin,*Beazley Archive Occasional Paper*. DOI:10.30861/9781407306872.
- Barnhart, Lauren J.(2022).*The totemic significance of the deer in iron age: Scythian and Sarmatian cultur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RL:http://jhir.library.jhu.edu/handle/1774.2/67736.
- Christian, D. (1998). *Inner Eurasi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ngol Empire, Vol. 1 of A History of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 Oxford, UK: Blackwell.
- Gombrich, E. H. (1981). A Sense of Order: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Decorative Art. *Leonardo*, 14(1), 88 – 88. DOI:10.2307/1574538.
-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2014) .*Treasures of the Western Rong - Excavated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Majiayuan Warring States Cemetery*, Cultural Relics Press.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 *西戎遗珍—马家塬战国墓地出土文物*. 文物出版社.
- Griffen, W. B. (1993). Review of War in the Tribal Zone: Expanding States and Indigenous Warfare, by R. B. Ferguson & N. L. Whitehead.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4(2), 305 – 306. DOI:10.2307/205362.
- Karen S. Rubinson, Katheryn M. Linduff ,Deer or Horses with Antlers? Wooden Figures Adorning Herders in the Altai.*Arts* 2023, 12(1), 29; DOI:10.3390/arts12010029.
- Lauren J. Barnhart.(2022).*The Totemic Significance of the Deer in Iron Age Scythian and Sarmatian Cultur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Hopkins University.  
URL:https://jscholarship.library.jhu.edu/server/api/core/bitstreams/bf92c53e-11bd-4f49-8f8e-1856bdf1a2df/content.
- Liu, Y. (2021). The Eurasian Nomadic Origins of Animal Imagery in the Gold, Silver and Bronze Ornaments Excavated from the Majiayuan Cemetery.*Exhibi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Qin and Rong Cultures in the Past Decade.Cultural Relics Press*, 24-70.
- 柳杨·马家塬出土金银铜饰动物造型的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秦与戎：秦文化与西戎文化十年考古成果展，文物出版社，24-70.
- Pratt, M.L.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1st ed.)*.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106358.
- Sergell I. Rudenko.(1970).*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ian, G., & Guo, S. (1986). *Ordos bronze ware*. Cultural

Relics Press.

田广金、郭素新.(1986).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文物出版社

Yang, J., Shao, H., & Pan, L. (2016). *The metal road in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 The gestation process of the Silk Road and the Xiongnu alliance*.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2016).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 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 上海古籍出版社.

Yagi, S. (2020). Monster Patterns in the Northern Cultural Complex. *Kanazawa University Journal of Archaeology*(41), 65-78.DOI:10.24517/00057298.

八木, 聡. (2020). 北方系文化の怪獣紋, 金沢大学考古学紀要 (41), 65-78.DOI:10.24517/00057298.